

论《苍白之王》的残障身体书写与关怀伦理

王航,杨金才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苍白之王》以美国国税局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具有异常身体的国税局员工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和伦理困境。在正态身体霸权下,国税局员工常常摇摆于恐惧和迷恋残障身份之间,加深了自身的疼痛、羞耻和伪装等残障具身化体验,逆向确认了可感知的残障身份。国税局、医疗机构和娱乐机构等文化经济空间借助多种正态身体话语生产并剥削特异身体、医学身体和消费身体等变形的残障身体。自我关怀和互相关怀并重的关怀伦理成为反抗正态身体霸权、保障残障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小说反思了后现代美国社会盛行的正态身体文化,重申了残障身体的物质性、可见性和依赖性,呼唤了以新型残障关怀伦理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

关键词:《苍白之王》;残障身体;正态;关怀伦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3-0052-07

纵观当代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 1962—2008)的文学创作,“异常身体”无疑是他尤为关注的写作对象。一方面,华莱士取材自身网球运动员、抑郁症患者和多汗症患者等多重身份的身体经验,将其转化为异常身体叙事蕴含的关于“身体物质性、身心二元性、身体感官经验”等核心身体哲学问题的辩证思考^①;另一方面,华莱士又以小说人物的异常身体作为灵活叙事视点,窥探后现代美国社会的“信息过载、上瘾问题、娱乐至死、唯我主义和孤独无助”等文化困境^②。华莱士的遗作《苍白之王》(*The Pale King*, 2011)以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皮奥里亚市国税局的税务改革为故事背景,主要讲述了国税局员工在成长和工作中遭遇的身心失调、认知过载、身体机械化、身体商品化、身体意识衰减等身体经验,可谓异常身体叙事的集大成之作。雷德盖特认为,《苍白之王》展现了国税局员工挣扎于“有身体”和“是身体”两种身体观之间的矛盾身体经验,以及对“身心合一的完美具身性”追求^③。斯隆则从身体物质性的视角出发,认为小说主要呈现出“日常身体生活”的双面性:我们虽然“尴尬而又无奈地受困于难以控制的身体”,但可以发挥“物质身体蕴含的能动潜力”^④。也有学者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身体排泄物、血液和身体怪异”是他们共享“消费理念、道德观念和公民理想”的基础^⑤。研究者多从身体哲学和身体伦理等视角探讨《苍白之王》中的异常身体叙事,较少论及小说中的身体文化和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本文从后现代美国社会的残障文化语境出发,结合伦纳德·J.戴维斯、托宾·西贝斯和伊娃·费德·基泰等学者的相关残障理论,将《苍白之王》中的异常身体界定为“残障身体”。华莱士通过逆写残障身体的叙事策略反思了美国社会的正态身体霸权和残障关怀实践,表

收稿日期:2025-01-05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YCX24_0064)

作者简介:王航(1998—),男,河南许昌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经济批评研究。

①Clare Hayes-Brady. "On Not Finishing (in) *The Pale Ki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vid Foster Wallace*. Ed. Ralph Cl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42-155.

②Marshall Boswell. "Slacker Redemption: Wallace and Generation X".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vid Foster Wallace*. Ed. Ralph Cl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9-32.

③Peter Sloane. *David Foster Wallace and the Bod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2.

④Jamie Redgate. *Wallace and I*.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18.

⑤Jeffrey Severs. *David Foster Wallace's Balancing Books: Fictions of Val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01.

达了重申身体物质性、建构基于自我关怀和关怀伦理之新型关怀伦理的医学人文精神诉求。

一、正态身体霸权下的残障身份认同危机

“正态身体霸权”指向“正常身体”的文化统治,迎合了“进步、工业化和资产阶级权力”等意识形态表达^①。文学作品可以生产并强化正态身体的形式和内涵,既通过颂扬健康有力的身体鼓励读者认同并内化正态身体话语,又通过塑造残障身体与犯罪行为、精神失常、性放纵等社会越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联来警告读者残障身体的危害性。为了反抗正态身体霸权,西贝斯提出“残障具身化”的概念,既强调“社会致残环境对人们鲜活身体经验的宰制”,又明确不同人群和个体因时因地而变的“差异性残障具身化体验”^②。换言之,残障身体不仅受制于流动的社会身体话语,也与脆弱有限的物质身体息息相关,两者交织塑造了差异性的残障具身化体验,也造成了不同个体的残障身份认同危机。

《苍白之王》展现了不同人物对残障具身化的理解,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残障身份认同危机。钟于柔术的无名男孩自幼被诊断出脊骨神经紊乱症,但他却痴迷于绝对拥有自己身体的身体观,不断练习“将自己的嘴唇贴近每一个身体部位”^③。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超越了身体的物质性和有限性,自然不可能成功实现。但从身体文化视角来看,西西弗斯式的身体极限挑战常见于20世纪美国中叶盛行的“康复治疗”。该方法认为,残障形成于“显著的身体功能缺失”,为了修复并完善身体功能,残障患者必须“不断试探身体极限,重复身体康复行为”^④。柔术男孩看似认同了正态身体霸权,试图通过康复治疗修复残障身体。但经常服用抗抑郁药物、熟知美国医药公司丑闻的华莱士自然不会认同这种依据生物学诊断来简单划分的正态和残障身体,他在柔术男孩的身体实践中倾注了更加丰富的深意。

柔术男孩的身体实践引发的显著身体体验是疼痛和忍受疼痛,而这种疼痛体验构成残障身份认同的最直接来源。西贝斯指出,物理性的身体疼痛是“十分难以预测的”,它“不与现实为友”,而是“如现实般生猛”^⑤。华莱士对柔术男孩的疼痛体验做出了极具感官冲击力的描写:“他的肋骨越来越向一侧伸展,直到他听到上背部砰的一声,然后感到在肩胛骨和脊柱之间的某个部位疼痛难忍。”在一次次弯腰、屈膝、扭动脖颈带来的疼痛体验中,柔术男孩逐渐认同了残障身份,并试图诉诸残障美学,修炼自身的身体展示艺术。虽然他明白“大部分柔术表演者得不到太多鼓励和赞赏”,但柔术男孩以疼痛为艺术经验,不去跟随康复治疗提倡的修复残障身体,而是追求“神经系统的卫生和健康以及身心完整”,以便从事“脊椎按摩师这一理想职业”。需要注意的是,柔术男孩的残障身体展示艺术和企图从视觉奇观中赚取声名的怪胎秀存在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颠覆传统残障审美生产和欣赏模式,倡导残障者自我认同并评判残障身体审美价值”的残障美学^⑥。柔术男孩的身体实践是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身体知识、追求理想职业,倡导了积极面向的残障美学,具有审美和实用层面的双重价值。

不同于柔术男孩以疼痛为尺度实现残障身份认同的进路,西瓦塞恩需要面对的是伴随残障身体的羞耻感。在正态身体霸权下,主流群体构建了“客观、正常、合法和可辨识的理想自我”,以此为依据区隔各类偏离正态身体理想的残障身体,并通过“污名化的手段”激发人们对“残障身体的羞耻感”^⑦。小说中,西瓦塞恩对残障身份定位最为敏感,也对残障身体表现得最为羞耻。他患有一种虚构的“随机事实联想”之认知失调症状:“大量毫无关联的信息经常扰乱患者的正常思考和注意力”。认知残障症状使西瓦塞恩自我认知为难以融入社会的“呆头鹅”,相当于“缺少四肢或器官的弱智”。西瓦塞恩内化了美国优生学运动领导人查尔斯·达文波特将智力缺陷与反社会行为挂钩的残障污名化认知,自我放逐

①Lennard J. Davis. *Enforcing Normalcy: Disability, Deafness, and the Bod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5, p. 49.

②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 25.

③David Foster Wallace. *The Pale King*.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1, p. 394. (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④Sharon L. Snyder, David T. Mitchell. *Cultural Locations of Disa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8.

⑤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 64.

⑥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Aesthe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0, p. 3.

⑦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Extraordinary Bodies: 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

为社会边缘人。他还进一步将他人的异常身体归类为理应感到羞耻的残障身体,嘲弄“老年女性”为“非人的动物”或者“张牙舞爪、血管外露的怪物”,在回忆女伴手指上“令人厌恶的茧纹”时选择性遗忘自己的“遗传性鼻窦炎问题”。羞耻感不仅是西瓦塞恩将自我归类为残障身体的情感后果,也是他用来污名化他人的情感武器,使其陷入一种消极鲁莽的残障身份认同中。

柔术男孩和西瓦塞恩对残障具身化分别采取了积极拥抱和消极迎合的态度,卡斯卡则倾向于折衷态度,试图通过“伪装”行为将自身的残障身体融入正态身体群中。在西贝斯看来,伪装并非逃避社会责任或者欺骗他人的不义之举,而是残障人士运用“社会环境和人类能力共同作用下的具身化知识来对抗残障偏见的必要方式”^①。小说中,卡斯卡的伪装及其引发的反应则表明伪装过程和伪装效果的不尽人意。患有多汗症的卡斯卡自比为道林·格雷,必须“掩盖自己难以控制身体大量流汗的怪物面”,以便成功混入教室中的学生正态身体群。他运用各种“具身化知识”,如“站在冬日的户外”“坐在教室最后方”“经常用脸红动作掩盖汗珠”,但都收效甚微。在教室角落里,卡斯卡一直担忧后排的心仪女孩会对残障身体抱有偏见,后来却惊讶地发现她“几乎全盲,完全看不清自己的身形”。他执拗于用伪装对抗偏见,却并未意识到伪装在正态缺失的情况下沦为了滑稽的身体表演。在国税局的采访室里,西瓦塞恩把卡斯卡比作“人体洒水车”,觉得后者的身体伪装尤为可笑,“他的笑容是一种既焦虑又虚假的表情,他的侧影是一团分枝状的水滴,整个人流露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和恐惧的氛围,就像幽闭恐惧症一样”。虽然西瓦塞恩的话语带有歧视残障身体的意味,但也直接说明了卡斯卡微不足道的伪装效果。残障伪装只能催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暴露脆弱的残障身体和可感知的残障身份。

通过柔术男孩、西瓦塞恩和卡斯卡差异化的残障具身化认知和残障身份认同实践,《苍白之王》表明:残障具身化基于可见的、物质性的残障身体,是残障身份认同的核心。任何试图改变或扭曲“残障身体和残障身份一体化”的身体实践非但不能趋近正态身体,反而会逆向强化残障身份认同^②。在建构“残障身体是正常的”话语过程中,华莱士并不把残障等同于正态,而是再三重申了不可逃离的物质身体观和根植于身体物质性、身体话语互动过程中的残障身份认同。

二、文化经济空间中的变形残障身体

《苍白之王》中,华莱士宣扬了以残障具身化为基础的残障身份认同模式,重申了残障身体的物质性和残障身份的可见性。残障身体不仅是物质性的,在残障文化阐释模型下,它还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和身体”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互动关系”,呈现出多样的形态^③。小说主要通过国税局、医疗机构和娱乐机构等文化经济空间形塑出特异身体、医学身体和消费身体等变形的残障身体,揭示了它们生产和剥削残障身体的权力运作机制。

小说中,所有国税局员工共享的身体特征是“在极度乏味、复杂、混乱和缺乏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保持专注”。夸张的身体注意力调配能力似乎属于“特异身体”的特征,扭转了无能为力的残障身体偏见,在高举“增强体质”的残障身体旗帜中为残障人士的实际生活经历辩护。国税局员工凭借“增强体质”,能够快速浏览并检阅税务资料,提升税务工作效率,似乎应该感到自豪。然而,若要追溯特异身体的起因,则会发现此中的文化深意。国税局员工的特异身体能够“频繁且不受控制地调控注意力强度”,超出了正常身体的行为标准,本质上是变形的残障身体,应与身体“周围的环境”相适配^④。也就是说,国税局追求效率的企业管理理念施加给内部员工,使其变为智能计算机和抽象实体共同组成的数据处理

①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 24.

②Lennard J. Davis. *The End of Normal: Identity in a Biocultural Er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p. 14.

③Sharon L. Snyder, David T. Mitchell. *Cultural Locations of Disa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7.

④Wilson Kaiser. “David Foster Wallace and the Ethical Challenge of Posthumanism”,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2014, 47(3): 55.

人机结合体,旨在提升劳动生产力^①。国税局员工的特异身体并非释放了残障身体的积极潜能,而是恰好匹配了国税局可利用和可剥削的劳动生产力,并且付出了因长期久坐和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从“感性人”转变为“身体机器”的巨大代价。

小说还追溯了国税局借助英雄主义的正态身体话语招聘员工,在剥削员工特异身体的过程中将其从“感性人”转变为“身体机器”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国税局被誉为“美国跳动的的心脏”,需要健康而快速的血液循环。一名宣讲人在大学教室如此说道:“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一分钟,一小时,一星期,一年又一年,安静、精确、明智地在办公桌前正直和谨慎地工作。”英雄主义和公民义务等宏大理想通过伏案桌前的正态身体形象显形,掩盖了国税局提升效率、追求利益的目标,以及诸多国税局员工长期在极度无聊中损耗身体的现实。小说多次提到,国税局员工是“机器上的齿轮”,时刻专注于按照上级要求整理录音材料。他们呈现出夸张一致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动作幅度,经常“面部苍白”“眼神空洞”,像“静止的机器”一样“只能依靠言语之间的时间长短来交流,还缺乏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的能力”,沦为“苍白如鬼魂”的身体机器。国税局以内部员工的特异身体损耗为代价,维持自身的心脏跳动和血液循环。

除了国税局依靠英雄主义话语对内部员工的生产力剥削,精神病院也生产并规训了残障医学身体,从中攫取大量不义之财。20世纪后半叶,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医疗机构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疾病诊断的主要方式也从医患交流转变为医疗器材扫描评估。小说则质疑了医学话语的权威性。兰德回忆道,精神病院的医生“没有一点幽默感,一直盯着他们的手表,就好像你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他们可以把你拆开,然后弄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医生主动将病人的自白嵌入精神分析框架,并将病人的口头言语和身体语言扭曲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在精神分析话语体系下,兰德的厌食症源于“对完美身体的病态追求”,她逃避住院治疗的尝试也被当作精神疾病的症状。此外,在精神病院中,兰德和其他病友的身体时时刻刻受到监控,必须经常吞服药片,身体变得更加脆弱,沦为福柯所言的“温顺身体”。他们被视作压抑丑化的医学身体,共同形成医药机构和疗愈话语交织塑造的恐怖残障身体景观。

医学疗愈话语诉诸仪器和药物缓解病痛,实际上是把医药悬置于病人之上,忽视了叙事医学的价值。叙事医学将“承认、吸收、阐释和感动于疾病故事”等叙事技巧应用于医学实践,旨在促使医生更加清楚地表达自己,更加理性地处理自身感受,培养卓越的倾听技巧,增强辨识隐喻和隐藏信息的能力,从而更好贯彻“病人优先”原则^②。小说中,兰德等人多次发起合理诉求,却未能得到医生重视,反而经常被关禁闭。医生只顾推销泰诺和巴氏等处方药,为制药公司牟利,严重违背了叙事医学的宗旨。精神病院的医学身体并非个例,整个美国社会的“疾病和残障都变得具有生产力”,沦为制药公司索取利益的对象^③。

制药巨头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和疗愈话语,将人们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嵌入市场运作体系,人们的身体医学化为无孔不入的信息系统。小说描绘了大量滥用药物的现象。譬如,阿司匹林最初只是心脏病预防药物,在制药公司的大力宣传下一跃成为能够缓解所有疼痛症状的“万能药”。斯泰切克的邻居们吞服大量阿司匹林,抑制他们想要对斯泰切克施加身体暴力甚至将其杀死的嫉恨心理。药物不仅能够驱散疼痛、抑制不安,还被赋予精神安定的疗愈功能。福格尔服用欧比唑,提升身体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度;“科罗拉多”托德将滥用甲基苯丙胺作为反文化、反政府的身体行动。不过,这些人物滥用药物流往往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达到缓解疼痛、抚慰身心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身心失调症状。有鉴于此,小说呈现出华莱士对医药公司营销“万能药”、制造医学身体、诱导大众药物上瘾、损害大众生命健康的批判态度。

《苍白之王》中的变形残障身体不仅包括特异身体和医学身体,还囊括了娱乐机构形塑的消费身

①Richard Godden, Michael Szalay. “The Bodies in the Bubble: David Foster Wallace’s *The Pale King*”, *Textual Practice*, 2014, 28(7): 1276.

②Rita Charon. *Narrative Medicine: 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

③John O’Neill. *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67.

体。在后现代美国社会,人们需要不断型塑身体、模仿大众媒介创造的完美身体形象“实现个体化的分离或自我完成”^①,成为合格的消费主体。小说中,福格尔沉迷于电视宣传的完美身体形象,认同“想要和拥有身体”、却“不想思考和创造”身体形象的娱乐逻辑,日夜瘫坐在电视机前,沦为“不思进取的榆木疙瘩”。福格尔代表的沙发客群体信奉大众媒介塑造的完美身体形象,却疲于开展身体塑形,最终成为自我封闭、情感僵化的残障消费身体。此外,身体也是消费的客体对象,女性身体尤其有可能沦为“没有任何威胁性的、凝视和操纵的崇拜物”^②,可供交换和消费的商品符号。小说中,托尼及其母亲身居无依之地,犹如“无头玩偶”,和“流浪汉、穷人、晚期癌症患者和其他瘾君子”一样都是“不合格的消费者”,可归为异常的残障消费身体^③。母亲经常需要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金钱,维持生计。当她想继续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被动的性消费客体,试图掌握自己身体主动权时,便被嫖客愤怒地勒死。消费身体难以摆脱性交易体系,沦为被监视、操纵和剥削的变形残障身体。

三、自我关怀和互相关怀并重的残障关怀伦理

经济文化空间生产并剥削了变形的残障身体,亟须残障关怀来重振残障身体的行动潜能和生命活力。关怀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主要关注“家庭和友谊,医学话语和实践,政治生活,社会组织,战争和宗教仪式”^④。残障关怀伦理则从“规范性的理想角度探讨残障者关怀问题”^⑤。《苍白之王》聚焦“可见和不可见”“依赖和独立”等残障关怀问题,呼吁自我关怀和互相关怀并重的新型残障关怀伦理。

西贝斯认为,“残障是一个生动地打断正态结构的场景”^⑥,冲击着观者的视觉感官,引发他们怜悯、好奇或反感的情绪。小说中,残障身体是受到凝视和评价的对象。在公交巴士上,西瓦塞恩瞥见隔壁男孩膝盖上的红色脓疱疮时,立刻就“吓坏了,担心自己也会患上同样的脓疱病”。在公共空间中,残障身体经常遭到公众的凝视和污名,但也可以主动把握与公众互动的方式。卡斯克相信不可见的残障会保护自身多汗症的隐私,主动撤回到私人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何残障身体倾向于身处私人空间,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公众的视觉评价,也可以更加胸有成竹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不可见的残障身体仍然问题重重,它虽然可以掩盖难以从外部察觉的“疾病、状况和感觉”,但也通过“一系列的排斥措施”加强“残障边缘化”,造成残障群体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非法和缺席^⑦。小说中,托尼及其母亲所属的残障消费群体寄居在人迹罕至的郊区地带,以行窃和卖淫为生,属于不可见的社会底层。她们只能等待被主流社会发现,母亲曾被关进诊所治疗慢性疼痛,但由于未能获得足够的教育、就业和服务支持,随后又回归到不可见的生存状态。当她主动使其残障消费身体在社会中变得可见,偷盗嫖客的汽车来开启新生活时,便立即被嫖客杀死。在缺乏系统性社会关怀的环境中,从不可见到可见的残障身体状态转变引发了残障身体的消亡。

可见和不可见的残障身体状态都未能促进残障关怀,归根结底是由于视觉主导的残障认知方式难以激发持续的情感联结。与之相对,人们需要诉诸兼具交互性和即时性的触觉体验,以期激发导向情感联结的“同情心”,实现“物理和想象空间中的交流”^⑧。小说中,西瓦塞恩“不断调整帽子,让耳朵可以吹到暖风”,并用轮廓枕缓解神经紧张,享受身体接触物品带来的“舒适感”。百无聊赖的国税局员工幻想“大自然抚摸他们的身体”,唤醒他们的身体意识。医生则告诉卡斯克,“我们从放松身体、意识到身体的活动开始感受世界”,身体成为医患双方重振感官体验和培养信任关系的媒介。触觉主导的身体

①Pasi Falk. *The Consuming Bod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 7.

②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③Lennard J. Davis. *The End of Normal: Identity in a Biocultural Er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p. 3.

④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

⑤Eva Feder Kittay. *Learning from My Daughter: The Value and Care of Disabled Mi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56.

⑥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Aesthe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 10.

⑦Susannah B. Mintz. “Invisibility”. *Keywords for Disability Studies*. Eds. Rachel Adams, Benjamin Reiss, and David Serli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22-324.

⑧Mark Paterson. *The Senses of Touch: Haptics, Affects and Technologies*. Oxford: Berg, 2007, p. 2.

认知破除了视觉中心论构建的残障认知框架,开启了强化身体意识、增进情感联结的新型关怀伦理。

残障关怀以感官印象为前提,深入到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具体关怀实践,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残障身体究竟是依赖他人还是独立自主的身体。小说中,斯泰切克是最善良的关怀者,挑选出“残废的、残疾的、肥胖的、最后选中的和不受欢迎的同学”,甚至准备了一盘“给盲人的录音带”,特意邀请他们参加他的生日聚会,但几乎无人到场。遭到同学殴打后,他还执意要“将他的拐杖捐赠给那些经历了可怕创伤后依旧乐观的孩子们”。可以说,斯泰切克并非合格的关怀者,他不断强化残障身体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身份标签,没有关注“对方的真正需要和合理诉求,并以一种标记对方身体特殊性的方式作为回应”^①,忽略了“残障正常化”的身份诉求。他还过度倾注了大公无私的慈善关怀者身份热情,没有开展合理的自我关怀,反而由于他人的蓄意施暴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和尊严。

残障群体希望摆脱依赖标签,追求独立自主的生命价值,但也会面临其他关怀困境。小说中,兰德经历了隔离室、常规监视和有毒药物等不恰当治疗方法带来的痛苦体验,印证了“医疗护理服务短缺,区别对待不同残障群体,工作人员主要发挥监护作用”等针对长宿机构的文化批判^②。但是,小说也并不推崇“独立生活运动”倡导的“去机构化、社区关怀和社会融合”等自我赋权精神^③,认为它极有可能放任残障身体的堕落和消失。托尼及其母亲等底层民众根本难以支付残障社区高昂的生活费用,只能游荡在看不见的社会角落自生自灭。

关怀困境亦通过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身份阈限性表现出来。小说展演了较为独特的残障个体之间的关怀关系。精神病院中,兰德不愿“她的漂亮外表掩盖其他人格特质”,常常想要自残毁容,后在护工艾德的鼓励下正视自己的身体形象,该情节似乎印证了残障身体需要依赖正态身体的关怀理念。随着情节推进,兰德发现艾德是患有心肌病的残障身体,可能为了贪图财产诱惑了当年认知脆弱的自己,但她也并未承担关怀者的责任,反而讥笑心肌病是一种“可怕和难看的体质”,只想从“嫁给残障人士的婚姻中汲取英雄般的牺牲感”。艾德和兰德既是关怀者,又是被关怀者,两者都以自己的经济利益或道德优越感为关怀动机,试图占据关怀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却都不愿付诸真诚有效的关怀实践,这种情况反映出关怀关系中双方动机、实践和权力的失衡和错位。而真正理想的关怀关系,则“充满情感依恋”,能够“将不愉快的亲密任务转变为表现信任和值得信任的情感联结”,从而赋予“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一定的“好处和尊严”^④。

《苍白之王》呈现了“可见与不可见”“依赖和独立”等关怀问题的不同面向,反思了四种残障关怀观念在公众和私人空间内的不足与困境,呼吁以触觉为核心的身体互动和以信任为基础的情感联结。华莱士提醒我们,若要建立真诚尊重的关怀关系,就必须承认关怀实践中的权力运作、情感操纵和社会资源配置等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华莱士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残障关怀伦理:我们不但要通过自我关怀培育积极向上的身体意识,保卫生命的强度和尊严,还要通过互相关怀促进情感联结,尊重身体的物质性和有限性,推动建立健全完备的身体关怀机制。

结语

《苍白之王》是一部“反正态的具身化小说”,它超越了将残障作为个人和社会危机隐喻的传统文学创作模式,逆向展现了“正态身体的功能失调和长期运作方式”^⑤。小说反思了后现代美国社会执迷于身体可塑性、拒不承认身体有限性的身体文化,以及由“宁死不残”主导的残障话语,重构了残障身体的

①Eva Feder Kittay. *Learning from My Daughter: The Value and Care of Disabled Mi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74.

②Colin Barnes, Geof Mercer, Tom Shakespeare. *Exploring Disability: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129.

③Lindsay Patterson.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isability History*. Eds. Michael Rembis, Catherine J. Kudlick, Gaspard Wang and Kim Niels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39-458.

④Eva Feder Kittay. “The Ethics of Care, Dependence, and Disability”, *Ratio Juris*, 2011, 24(1): 54.

⑤David T. Mitchell, Sharon L. Snyder. *The Biopolitics of Disability: Neoliberalism, Ablenationalism, and Peripheral Embodi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p. 181.

物质性、有限性和依赖性。与此同时,残障身体在文化政治和关怀伦理中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情感困境逆向展现了华莱士呼唤医学人文精神和伦理关怀的意图,召唤了以自我关怀和互相关怀为内核的新型残障伦理,呼吁了尊重并关怀生命的医学人文精神。华莱士启示人们依然需要秉持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精神和对身体一视同仁的立场,破除身体偏见,增进相互理解。

Approaching Disabled Body and Care Ethics in *The Pale King*

WANG Hang &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Pale King*, a novel by American writer David Foster Wallace, recounts an IRS based story encapsulating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ethical dilemma encountered by its employees with anomalous bodies. Empowered by the hegemony of normal bodies, the employees often feel like oscillating between fear and obsession with disability identity, enhancing their disabled embodiment experiences of pain, shame and passing, and reversely affirming their palpable disability identity. Through varied normal body discourses, cultural economy spaces like IR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produce and exploit deformed disabled bodies, such as extraordinary, medical and consuming bodies. Then, care ethics concerning self-care and mutual care serve as an invaluable approach to resisting against the hegemony of normalcy and maintaining the liveliness of disabled lives. Thereby, the novel reflects upon the dominant normal body culture in postmodern American society, reasserts the materiality, visibility and dependency of disabled bodies, and pledg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with the essence of new disability care ethics.

Key words: *The Pale King*; disabled body; normalcy; care ethics

(责任校对 朱正余)